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順宗實錄 第五卷 起八月，盡至山陵

八月庚子，詔曰：「惟皇天祐命烈祖，誕受方國，九聖儲祉，萬方咸休。肆予一人，獲纘丕業，嚴恭守位，不遑暇逸。而天祐匪降，疾恙無瘳，將何以奉宗廟之靈，展郊禋之禮？疇咨庶尹，對越上玄，內愧於朕心，上畏於天命，夙夜祗懼，惟懷永圖。一日萬幾，不可以久曠；天工人代，不可以久違。皇太子某：睿哲溫文，寬和慈惠，孝友之德，愛敬之誠，通於神明，格於上下。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，遵父子傳歸之制，付之重器，以撫兆人，必能宣祖宗之重光，荷天地之休命，奉若成憲，永綏四方。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。朕稱太上皇，居興慶宮，制勅稱誥。所司擇日行冊禮。」永貞元年八月辛丑，太上皇居興慶宮。誥曰：「有天下者，傳歸於子，前王之制也。欽若大典，斯為至公，式揚耿光，用體文德。朕獲奉宗廟，臨御萬方，降疾不瘳，庶政多闕。乃命元子，代予守邦，爰以令辰，光膺冊禮。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。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，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。國有大命，恩俾惟新，宜因紀元之慶，用覃在宥之澤。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。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，天下應犯死罪，特降從流，流已下遞減一等。」又下誥曰：「人倫之本，王化之先，爰舉令圖，允資內輔。式表后妃之德，俾形邦國之風，茲禮經之大典也。良娣王氏：家承茂族，德冠中宮，雅修彤管之規，克佩姆師之訓。自服勤萍藻，祇奉宗祧，令範益彰，母儀斯著。宜正長秋之位，以明繼體之尊。良媛董氏：備位後庭，素稱淑慎，進升號位，禮亦宜之。良娣可冊為『太上皇后』，良媛宜冊為『太上皇德妃』，仍令所司備禮，擇日冊命，宣示中外，咸使知聞。」

王寅，制：王伾開州司馬，王叔文渝州司戶，並員外置，馳驛發遣。

叔文，越州人，以基入東宮。頗自言讀書知理道，乘閒常言人閒疾苦。上將大論宮市事，叔文說中上意，遂有寵。因為上言：「某可為將，某可為相，幸異日用之。」密結韋執誼，並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賈、呂溫、李景儉、韓曄、韓泰、陳諫、劉禹錫、柳宗元等十數人，定為死交，而凌準、程異等又因其黨而進，交遊蹤跡詭祕，莫有知其端者。貞元十九年，補闕張元買疏諫他事，得召見。正買與王仲舒、劉伯芻、裴茵、常仲孺、呂洞相善，數游止。正買得召見，諸往來者皆往賀之。有與之不善者，告叔文，執誼云：「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，宜少誦！」執誼、叔文信之。執誼嘗為翰林學士，父死罷官，此時雖為散郎，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。執誼因言成季等朋黨聚遊無度，皆譴斥之，人莫知其由。叔文既得志，與王伾、李忠言等專斷外事，遂首用韋執誼為相。其常所交結，相次拔擢，至一日除數人，日夜群聚。伾以侍書幸，寢陋，吳語，上所褻狎。而叔文頗任事自許，微知文義，好言事，上以故稍敬之，不得如伾出入無阻。叔文入至翰林，而伾入至柿林院，見李忠言、牛昭容等，故各有所主：伾主往來傳授；劉禹錫、陳諫、韓曄、韓泰、柳宗元、房啟、凌準等主謀議唱和，彩聽外事。上疾久不瘳，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，叔文默不發議。已立太子，天下喜，而叔文獨有憂色。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：「出師未用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因歎欷流涕，聞者咸竊笑之。雖判兩使事，未嘗以簿書為意。日引其黨，屏人切切細語，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。既令范希朝、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，中人尚未悟，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，且言「方屬希朝」，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。乃大怒曰：「從其謀，吾屬必死其手。」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：「無以兵屬人！」希朝至奉天，諸將無不至者。韓泰馳歸白之，叔文計無所出，唯曰：「奈何，奈何！」無幾而母死，執誼益不用其語。叔文怒，與其黨日夜謀起復，起復必先斬執誼，而盡誅不附己者，聞者皆恟懼。皇太子既監國，遂逐之，明年乃殺之。伾，杭州人，病死遷所；其黨皆斥逐。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，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。叔文用事時，景儉持母喪在東都，而呂溫使吐蕃半歲，至叔文敗方歸，故二人皆不得用。叔文敗後數月，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，後二年，病死海上。執誼，杜黃裳子婿，與黃裳同在相位，故最在後貶。

執誼進士，對策高等，驟遷拾遺，年二十餘入翰林。巧惠便辟，媚幸於德宗，而性貪婪詭賊。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，執誼為翰林學士，受財為人求科第，夏卿不應，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，夏卿驚曰：「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，幸各已達，豈可如此自毀壞！」擺袖引身而去。執誼大慙恨。既而為叔文所引用，初不敢負叔文，迫公議，時時有異同，輒令人謝叔文云：「非敢負約為異同，蓋欲曲成兄弟爾。」叔文不之信，遂成仇怨。然叔文敗，執誼亦自失形勢，知禍且至，雖尚為相，常不自得，長奄奄無氣，聞人行聲，輒惶悸失色，以至敗死，時纔四十餘。執誼自卑，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。為郎官時，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，每至嶺南圖，執誼皆命去之，閉目不視。至拜相還，所坐堂北壁有圖，不就省七八日。試就觀之，乃崖州圖也。以為不祥，甚惡之，憚不能出口。至貶，果得崖州焉。

永貞二年正月景寅朔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，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，曰應乾聖壽太上皇。冊文曰：「維永貞二年，歲次景戌，正月景寅朔，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：臣聞上聖玄邈，獨超乎希夷；彊名之極，猶存乎罔象，豈足以表無為之德，光不幸之功！然稱謂所施，簡冊攸著，涵泳道德，感於精誠，仰奉洪徽，有以自竭。伏惟太上皇帝陛下，道繼玄元，業纘皇極，膺千載之休曆，承九聖之耿光，昭宣化源，發揚大號。政有敦本示儉，慶裕格天，恩翔春風，仁育群品。而功成不處，褻裳去之，付神器於冲人，想汾陽以高滔，體堯之德，與神同符。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，巍巍事表，無得而言。顧茲寡昧，屬膺大寶，懼忝傳歸之業，莫申繼述之志，夙夜兢畏，惟懷永圖。今天下幸安，皆睿訓所被，而未極徽號，孰報君親？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，抗疏於內；方伯藩守億兆之眾，同詞於外：請因壽曆，以播鴻名。臣不勝大願。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，當三朝獻壽之辰，應五紀啟元之始，光膺徽稱，允協神休，斯天下之慶也。」

元和元年正月甲申，太上皇崩於興慶宮咸寧殿，年四十六。遺誥曰：「朕聞死生者，物之大歸；脩短者，人之常分。古先哲王，明於至道，莫不知其終以存義，順其變以節哀。故存者不至於傷生，逝者不至於甚痛，謂之達理，以貫通喪。朕自弱齡，即敦清靜；逮乎近歲，又嬰沈痼。嘗亦親政，益倦於勤。以皇帝天資仁孝，日躋聖敬，爰釋重負，委之康濟。而能內睦於九族，外勤於萬機，問寢益嚴，侍膳無曠。推此至德，以安庶邦，朕之知子，無愧天下。今厥疾大漸，不寤不興，付托得人，顧復何恨？四海兆庶，亦奚所哀？但聖人大孝，在乎善繼，樞務之重，軍國之殷，繼而承之，不可暫闕。以日易月，抑惟舊章。皇帝宜三日而聽政，十三日小祥，二十五日大祥，二十七日釋服。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。天下吏人，誥至後，出臨三日皆釋服，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。宮中當臨者，朝晡各十五舉音，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，釋服之後，勿禁樂。他不在誥中者，皆以類從事。伏以崇陵仙寢，復土纔終，旬邑疲人，休功未幾。今又重勞營奉，朕所哀矜。況漢、魏二文，皆著遺令，永言景行，常志夙心。其山陵制度，務從儉約，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。百辟卿士，同力盡忠，克申送往之哀，宜展事居之禮。佈告天下，明知朕懷。」

七月壬申，葬豐陵，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，廟曰順宗。